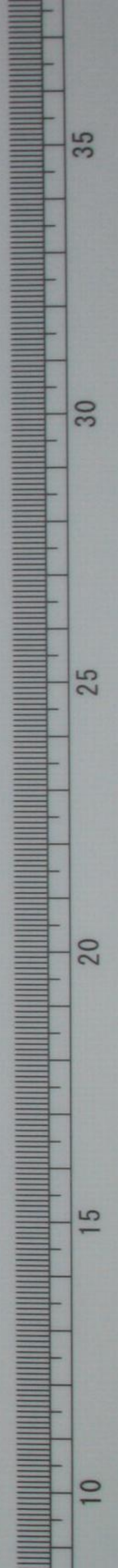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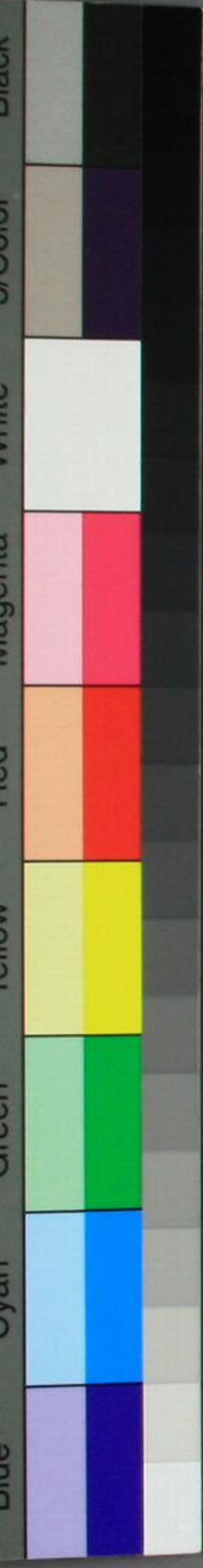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一

413
887
1



113
887
1-13

筆記詩集傳卷一

詩名義

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漢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詩謂之歌。集韻云：古作詆。從言，小篆从寺，作詩。六書精蘊說文云：詩，志也。从言，寺聲。志發於言，釋名云：詩之也，志之所之也。

詩源流

鄭玄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亦有之。載籍亦茂云焉。孔疏云：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大庭神農之別號。又云：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案。古史考云：伏羲作瑟，明堂位云：女媧吹笙簧，則伏羲女媧已有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寄贈

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記歌吟呼，縱令土鼓鞀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黃梓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鞀籥遂為有詩。虞書舜典也。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年，猶言適於此也。隱公二年詩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記歌始

於此也。放一作勝程子曰：虞夏君臣迭相賡和，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王應麟曰：二帝之世，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其施之學教以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刪取，著以為經。世本古義漢藝文志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疏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焉。馬遷之

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者為數。

毛詩

漢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史云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史云轅固

生燕韓生名嬰，史云韓本傳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

義，與不得已師古曰：言皆不得已也。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隋經籍

志云：漢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

詩。見後漢毛萇傳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

仲名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鄭眾賈逵馬融並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

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序錄徐整云：子夏授

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臯妙子，臯妙子授河間

大毛公，陸璣云：子夏傳魯人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傳魯

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

傳魯人大毛公。初學記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

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孔疏引譜云：曾

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孔疏云：漢初傳訓，皆與

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

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

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而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朱傳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湏要字字句句解得麼？又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詩者，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看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沒，被某取得出來，做公門看，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

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不活結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減，不堪添。又曰：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着語工夫。却在讀者。又曰：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其說。類文獻通考云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陳氏曰：晦菴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晦菴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改。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叶韻

舊說孤疏云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年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慶末者皆字上為韻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文獻通考云毛詩補音十卷陳氏曰吳棫字才老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聲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朱子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甚又續添減之蓋古人不作詩皆押韻共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

歌之意問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書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引兩三證然猶有未盡又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言語自恣地好當時協韻只是要便於風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狀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踈越一唱而三歎即和聲也又曰詩即所謂樂章也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上代歌亦非君臣自歌也類

讀詩法

欽按詩經大全首載讀詩綱領以朱子大序辨說為始次採
經傳言及詩者虞書周禮禮記各一章論語十章孟子一章
而以程子張子及上蔡謝氏論詩之說終之各有大註今不
見于文集然朱子嘗言大序其間有統論詩之大綱領者宜
引以冠經首便學者得以考焉而安成劉氏亦以論語十
章為朱子所引則疑是通篇朱子輯次而註之也今又取朱
子論讀詩之法者列左○朱子曰讀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
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記得些道
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又曰聖人有法度之言
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

都礙了類又曰讀詩之法須識大意得他滋味沒緊要處縱
理會得也無益九又曰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詩其中有說
時事者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若搜索他有甚意思一
日看五六篇可也又曰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
直說後自好底如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
知得其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又曰讀詩且
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話
有未通者略檢註解看却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
又曰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
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云々好底意

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
擔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語類已上格論讀詩之方又曰讀詩之法且虛
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
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
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狂
狂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流
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金又曰大凡讀詩多
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誦清廟之瑟一
唱三歎一人唱之三人和人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
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教方見好處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

讀涵詠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
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
光蕩之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虚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
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
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又曰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
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
詩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
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觀盡何
用逐日只睚得數章而又曾不透徹耶又問學者誦詩每篇
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

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則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云、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屬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語類○已上論讀詩要熟讀吟咏又曰、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又曰、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又曰、詩如今恁地註

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沈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是不讀詩。詩類又曰、讀詩須是有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其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最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詩類○已上論詩之益、在興起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止作也

此一節說聲詩所由起。○人生而靜四句樂託之。朱子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此樂託節奏漢書奏作族謂音樂作止高下緩急之度也。

日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至教也

此一節說詩之所以為教之故。○安成劉氏曰因其所言之

是非知其所感之邪正而於己則益脩其治教於人則有勸
微之政也。欽按末一句總結上文教字兼上下而言。
昔周之盛時止之典。

此一節舉先王詩教之實以化天下兮上應上節惟聖人在
上三句下應上節其或感之之難五句郊廟之詩頌也其言
自正朝廷之詩正者正雅也鄉黨閭巷之詩正者正風也安
成劉氏曰聖人蓋指周公天子指武成康也。此用之鄉人二
句出大序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注云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陳詩者
采其詩而觀之也。欽按陳詩是觀政而行黜陟之六篇耳。

降自昭穆而後止然也。

此一節說孔子不得位而行政特脩經以存詩教。○東遷謂
平王避亂遷洛邑講者令明而行也。○史記云古者詩本三
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論語子
曰予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漢禮樂志云王官
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大序云正得失動天地感
鬼神莫近於詩。

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止具也。

此一節辨風雅頌之體分為三小節自始至變矣論國風之
有正變。○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朱子曰

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男女相與詠歌二句。班固
說出前漢書食貨志上。周南召南譜云。文王受命作邑於豐。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
於其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
以觀民風俗。六列者。雍梁荆豫徐揚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
屬之大師分國之。為周召二國風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詩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云。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安成劉氏曰。二南之
詩皆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淫。哀不傷。全體兼備。他
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亦

皆哀而不傷。如樛木蠡斯桃夭采芣漢廣魚羊何彼穠矣之
類。亦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風。其餘自邶至豳十三國
之詩。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故雖豳風亦不得正也。○若夫
雅頌之篇。止及之。安成劉氏曰。此言二雅正變。及周頌等篇
之體。不兼言高魯頌者。其體異同可類推也。按成周之世。
謂成王營成周之時。陳東齋曰。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
以周道成於此也。此止程武也。朱子曰。大率雅是朝廷之詩。頌
是郊廟之詩。又曰。失儒舊說。鹿鳴至青莪二十一篇為正小
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
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是十三篇為變大雅。安成劉氏曰。夫

正雅即頌諸篇如常棣文王清廟時邁等皆周公作公劉駟酌
卷阿管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者也至其變雅之作則有
家父及宣白之傳及蕘公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輩又
皆所謂賢人君子者也○此詩之為經至末總上文風雅之
正變及作者之賢否而結之以明詩教之為大矣朱子曰詩
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安成劉
氏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絕怨不
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鳥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
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
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止篇云

此一節說學詩之方涵濡以體之兮上致知涵泳之功下審
察力行推施之功○大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易繫辭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欽按二南是脩身齊家以推化
之本故求其端在干此變風多慶人倫之變之事故盡其變
取干此雅即正也二雅是政治之體故可以大其規模三頌
是成功之象故可以安其極止總之為綱周之為紀非諷詠
無以昌顯詩之意非涵濡不能體究詩之教察之審之皆兼
克治擴充之功夫詩之為教天道人事無乎不備故人善學
之則不待他求而可以兼得衆善矣

詩集傳卷一

國風一

劉安成曰集傳於國風之下繫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欽按舊本篇題不數次蓋第一二是朱傳起例也舊題低書云毛詩國風孔疏云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又引木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

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緯書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當以皆在筭下，足得提攝故也。欽按朱子為集傳時，疑亦當從元題云詩國風，後人題集傳則宜揭上以詩集傳，而下去詩字，止云國風矣。○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漢藝文志云：古有采詩之官，何休公羊傳四年注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移於國，以聞於天子。漢禮樂志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顏注云：采詩依古道，人徇路，亦有姓謳謠

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平南譜云：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已上詩序文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此二句亦大序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出儀禮燕禮鄭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師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李三山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社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曾有二道也。○欽按存肄謂講肄而不失也。劉安成曰：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為教。

也一說程大昌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
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致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
教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義古○孔
疏云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
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又云諸國之次當是
大師所采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
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
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朱子曰大抵
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曰風
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

重與風異○孔疏云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漸積教化
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
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
齊狀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
故也○鄧元錫曰雅與風其為世孰先豳先二南其先諸
侯之時乎正大小雅則天子之樂章多周公所定變大小
雅與邶鄘以下之時參雜斷自幽平之世乃國風則已有
入春秋者矣風者出於雅之前後者也義古

周南一之一

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孔疏云：文王之國在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詩譜序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疏云：此等正詩，皆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欽按朱傳似以二南之詩為周公相成王時始采之於民間者，然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武王時亦不無采觀之，以屬大師者，然編定之為當代樂章，在周公作樂之時也。○又按二南周召二字，詩序繫之於二公之德，以分優劣，朱傳繫之於王國侯之號，以別內外，然朱子於是亦載序說，蓋取其大意耳。○馮復京詩名物疏云：一說以南為樂音，不主自北而南之說。程氏曰：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昏鼓南，則南之為樂信矣。

○關：睢鳩首章

大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孔疏云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毛傳云睢鳩王睢也爾雅鳥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睢之鳥雌雄情意至狀而有別名物疏引鄭樵通志云王睢鳧類多在水邊尾有一白點又鄒肇敏詩傳闡引夾深云凡雁鷺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鳴聲；此天籟也睢鳩之喙似鳧雁故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說朱子曰睢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

摯而有別也人未曾見其正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

禽經云四鳥曰乘一說淮南子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

雄之不乖也又云猛獸不群摯鳥不雙左傳邾子云少皞氏

以鳥名官睢鳩氏司馬也杜預云以其摯而有別故為司馬

主法制古義名物疏云按釋睢鳩者郭云睢類爾雅許云似鷹

說文陸云如鷓陸機詩流俱以為摯鳥蓋鳥之摯者不淫亦足以方

淑女之德矣惟朱子以類鳧鷖者釋之昔歐陽子固嘗疑猛

鷖之物不可以比后妃之淑善語類仲晦詢之淮人而為是

說未為無據但恐江淮所有當年未入詩人之目耳錢按陸

德明釋文云摯本亦作鷖音至此後儒以鷖為摯摯之義而

附淮南說文等之說或以為魚鷹訓密沙巨而合在河之言羅頤爾雅翼亦以淮南鷺鳥不雙反證不棄居而匹遊之義然皆非關之和鳴者宜從鄭箋通志集傳之說○柳元卿賢奕編云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黃佐通解云宮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大王王李以來舊宮人也說約○朱公遷疏義云幽閑即是貞靜也但幽閑之意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上同顧夢麟說約云集傳云關之雌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兩鳩並與君子淑女矣又大段是重在和樂一邊有別興其恭敬欽按好述二字畢竟重淑女能配君子上○疏義云凡興體有義相因者有語相應者相應兼備者多義不相因而語不相應者絕少○漢匡衡字稚圭元帝時為相語出本傳○白虎通云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毛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參差荇菜二章

陸佃埤雅云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李時珍本草綱目云荇菜唐本草鳧葵同水葵其性滑如葵其葉頗似杏故曰葵曰荇詩經作荇俗呼荇絲菜池人謂之荇公鬚訓亞沙雜一

說張南軒曰：芥菜取其柔順芳潔可薦之之意。○黃文煥詩：
纏如蠟云：展轉反側，正是思之悠長處。觀註中「四當字」謂其
宜如此，不謂其真如此也。即詩人所謂憂，亦只借以形容既
得之喜，憂樂總非實事也。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
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參差荇菜 卒章

嚴粲詩緝云：芼之謂為羹也。內則云：芼羹注云：菜也。疏云：用
菜雜肉為羹。說○魏暉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
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
絃，曰少宮少商。通解云：琴瑟在御，常用樂也。所以為樂之小

鐘鼓則懸於虞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娜嬛云：琴瑟之音
細密，故屬友。鐘鼓之聲宣暢，故屬樂。○說約云：此篇全題舊
疑難作，以荇菜三興，便似四章。若抹倒一興，又非詩人層疊
致辭之指耳。今思之，皆以下四句一進為義，而中以不特比
也。過之則雖前章一興，此章兩興，固無礙也。且大段以未得
已得為對，而不甚以本文為對，則古人遙對之格類然。按
此篇章限朱子從毛傳。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

篇題鄭注云：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
為名。孔疏云：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鴝鴒，狀則

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終取一。或偏
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何楷
世本古義云。命篇大字。蓋出于當時採詩大吏之所題。歟
按二說新義。近是。金滕之言。或亦謂自後人名其詩也。古
本每篇。首有題序。關雎序。後人抄出其論詩大綱者。謂
之大序。其專論本篇者。及葛覃以下之序。通謂之小序。朱
子併諸序。別為一卷。為之辨說。以附集傳之後。故篇題今
只在篇末。章句上耳。○章句古本云。關雎五章。四句。故
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
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朱子而歟。按故言。即毛氏詁
訓傳也。詁本作故。朱子章句例。或從毛。或從鄭。或間更張
之。

後詁。輔慶源曰。聲氣之和。指其發于言。以至播于八音。
以成樂而言也。○匡衡之言。亦出本傳。妃音配。歟。按論詩
之論。蓋以撰次為義。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歟。按侷
乎天地。以配王侯而言。奉神靈之統。奉字。姚承菴疑問讀
為承。神靈。蓋指祖宗而言。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
獨德茂。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
用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莘女。而紂之滅也。廢妲己。周之興
也。以大任。大妲而幽王之廢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

關雎書美聲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朱
子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
篇其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當時人被文
王木妙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自狀不覺形歌詠
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感為萬世之
法尤是感人妙處又曰讀詩只將意思像去看不如他書
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
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
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
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
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當如木妙其原如此

○葛之覃兮首章

爾雅翼云葛生山澤間其蔓延感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
步訓句○孔疏云中谷：中倒其言者詩文多此類名物疏
引格物總論云鶯黑尾嘴尖紅脚青遍身甘艸黃色羽及尾
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欽按鶯茲邦不生今人稱
鶯鳥屈須者婆餅焦也○千字孔疏讀為往○爾雅云灌木叢
木又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也古義云未詳其義○姚
承菴疑問云此詩本為歸寧而作媿嫫云全詩以治葛為主
欽按全篇主意賦治葛之事而賦之適在葛功已終將歸寧

之時也。卿嬖云首三句言葛生黃鳥三句是眼前光景要見此時杼柚未施而已惕然我以女功之思意說鳥慶句與葛點景言灌木之集若與中谷之延適合也。嗒之鳴若與姜之之景效靈也。○欽按毛傳云締結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此况此詩后妃所作則盖古有親葛之禮也。埤雅云夫禮后織玄紵今乃親葛事如此者盖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漬葛者餘事也。

葛之覃兮二章

卿嬖云此正治葛時事重為締為結一句上是追述其事下是預道其情為者主織紵言通解云刈獲理之有序也。締結成之有等也。服之無厭是未然事親執其勞以下是朱子推原之辭。○嚴華谷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前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無厭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

言告師氏率章

毛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出昏義說文云姆女師也。士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孔疏云女已出嫁姆尚隨之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姆。白虎通云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古義云薄不敢大肆之辭。卿嬖云薄者聊且整頓也。○鄭箋云汚煩

擢之用功深釋文引阮孝緒字略云煩擢猶接莎也韻會云
接一曰兩手相切摩也又作接○古義云古者諸侯之女嫁
于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孔疏云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
兄弟○卿嬖云言告二句須摹寫他柔順婉曲略無特愛專
制意通解云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辭非告師也私服
多而垢多禮服少而垢少古義云因女工暇而歸因歸而
治服本共締結無關非服既成而即澣濯之也輔慶源曰薄
汚薄澣者不為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尤
見其勤儉之德也

後語 輔慶源曰勤儉孝敬固婦人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
貴富時之久遠而有所變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
難及也○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
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
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誦服之無斃之章則知周
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欽按朱子辨
說云此詩之序首尾皆是蓋尊卑后妃之本也是首句而尾
末云化天下以婦道也狀則朱子意謂勤儉孝敬總是為后
妃以婦道化天下之本也非徒謂勤儉以勸女功之事矣

○采采卷耳首章

卷耳解從爾雅郭注或說欽按諸書以卷耳為蒼耳訓奈獨
廢密獨

鄭夾澄疑之曰若蒼耳但堪入菓不可食通蓋蒼耳之為耳以其子似耳瑤而實及葉並不似鼠耳亦不叢生今據集傳則鼠類近之訓法此草名鼠耳亦已尚矣○荀子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歐陽子在詩本義云頃筐小器也○疑問云懷者懷諸心而不能舍也○卿嬾云通詩以嗟我懷人為主下皆承此說去末章所字與首章嗟字相照章內采物登高飲酒馬病僕痛皆是托言只模寫形容便是○通解云寘舍也舍此卷耳於周行而不復采耳注曰大道旁蓋大道之中或無此草而大道之旁乃有此草耳卷耳世賦其子陟彼崔嵬二章

劉安成曰爾雅石山戴土謂崔嵬土山戴石謂砠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說約云凡言馬新處不可離車說欽按虺潰解從爾雅孫疏○壘孔疏引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壘取於雲雷故也沈括筆談云余嘗得一古銅壘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象回施之聲○卿嬾云登高酌酒俱從懷想中虛設一景象如此然登高重分與酌酒對曰我姑曰維以不永明知思君子之懷終

不可解，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

陟彼高岡三章

兕解從爾雅郭注，埤雅云：兕善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鄭箋云：觥，罰爵也。孔疏引韓傳云：觥受五升。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然著明。○蕪報詩傳云：此章意不盡，中殷勤也。凡詩之重複類此。古義

陟彼岵矣，卒章

卿壞云：上曰陟崔嵬，陟高岡，此曰陟岵，總是變文成章，非登此不遂，又登彼之謂。說約云：馬以駕車，僕以御馬。○瘡痛解

從爾雅孫疏。○鄭箋云：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閔之辭。古義云：云何者，自問之辭也。卿壞云：言我將如之何，其憂嘆乎，見憂嘆之極也。一說詩緝云：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嘆而已。說○范景文曰：四矣字，亦是亂詞，其音方終，不更遲之又久也。古義

後語：疑問云：婦人從一而終，故其在則服之無數，不在則嗟我懷人，蓋其所服事，所懷思，唯此人也。此之謂貞，辭而不動於邪，專一而不失其常也。

○南有樛木，首章

欲按鄭箋以葛藟為二物，孔疏云：葛之類也，而引陸機詩疏

附之則本草之千歲藥也。訓亞馬集傳雖從孔疏亦不取陸

疏蓋疑之也。古義云易詩在傳皆以葛藟二字連言未必而

物皆生一處况藟藟異字焉可援彼藟以解此藟乎。此朱子

意恐亦如此。○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

日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某云詩人道

履恐解字

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履字履從毛傳。○卿嬖

云俱以樂只句為主。樛木下垂故為葛藟所累。君子可樂故

為福所綏。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興。通解云德自其逮

於人者言蓋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之矣。

君子無心於福履而下逮之德自有以凝之矣。欽按註願稱

言稱美而祝願也。

南有樛木二章

呂東萊讀詩記云荒庇覆也。卿嬖云將則有陰助默祐意。共

奄庇相似。

南有樛木卒章

卿嬖云縈者盤完也。諸完備純全與縈旋相似。○又云綏將

成三字累言不一見其稱願無已之情也。三章雖無甚淺深

然須想他有疊咏之趣在。○輔慶源曰其美夫人也無誇諱

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

○螽斯羽首章

○欽按孔疏云此云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其實一也集傳
又解螽斯併取陸疏兩說而七月篇則以斯螽莎雞蟋蟀為
一物似未詳堉雅云螽斯蟲之不可忘一母百子者也故詩
以為子孫衆多之况蘓傳云一生八十一子朱子曰九十九
子亦皆未審何據考諸書此蟲種最繁而多以螽稱之故說
約引爾雅本文而云疑螽固為總而斯為語辭然則此解所
謂蝗屬者為約而得之今稻田間似蝗小蟲綠色微黃額有
王字訓伊奈巨麻廬有則甚多為群而不害稼蓋生子衆多或以此
興之也陸疏則似混說春黍莎雞餘詳七月篇孔疏云言羽
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一說詩緝云螽生信宿即群
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義古義云說通作性說文云
衆生並立之貌振謂奮起也重言之者見子孫衆多也○卿
嬖云全詩以和字貫於說等字見衆妾贊美之至於宜爾
字見衆妾感激之深說者和而不相害凡物群則爭則
相吞相噬而生息必少唯螽斯群集和處故宜子孫之多子
孫據已然者言之非祝願也詩緝云宜爾二字重看見其非
出於倖也

螽斯羽二章

卿嬖云繩繩自生機之接續言

螽斯羽卒章

一說古義云蟄說文云藏也爾雅又訓為靜曰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通解云三章一意總是疊言以成章並無次第淺深一說呂藍田曰螽斯始化其羽說狀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翬狀有聲既飛復斂羽揖然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鄭永谷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桃之夭：首章

嚴華谷曰灼：鮮明貌。○爾雅云之子者是子也。○毛傳云于往也。○公羊傳注云婦人往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曰嫁曰歸。○周禮媒氏文注云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

○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亦序文。○孔疏云男女以正年不過限婚姻以時行不踰月。○鄭箋云命出于親則非行露之沾濡故曰以正嫁適其候則非標梅之嘆嗟故曰以時。○錢按以正宜從新義。○孔疏云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通解云木之少者生以其時則華之盛女之少者嫁以其時則賢之占也。○錢按二義未穩恐只是以夭桃方華與少女以時嫁耳。○賢字尚包含于心而未入與。○通解云夫子于歸是以正也。○當夭桃之時而于歸是以時也。○而見其賢被化二字只就後人言若以此說恐礙總旨所謂其氏解之而不知也。○下詩放此。

桃之夭：二章卒章

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爾。○呂記云：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通解云：因見起興，宜獨以華言，而兼實與葉者，變文叶韻，詩人之體例如此也。

○肅：兕置首章

爾雅云：兕，置謂之置。○許東陽云：擊楫於地中，置其上也。○說文云：赴，輕勁有材力也。通解云：赴，是武勇形，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問：兕置詩作賦，看得否？朱子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也。柳塘云：三章一節深一節，特借其事以起興，而用肅、赴，相呼應耳。欽按：當時周人知君化流行，固俗休美，而賢才衆多，雖田野力作之夫，亦有可以托重任之士，故遇見置兕所為，而興起作此詩。肅，以興其設施不苟，下，以興其作為有力。赴，武夫，是狀其人武勁之詞。古義云：為干則一身賴以無虞，為城則一國賴以無恐。○朱子曰：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

肅：兕置二章

爾雅云：九達謂之達。郭注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劉安成

曰中達九達之中道中也。○通解云好仇言君明臣良上下
匹休。

肅：兔置卒章

舊說埤雅云：極之丁，以有所聞施于中達，以有所見施于
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于是焉爾，則好德之至也。

采采芣苢首章

芣苢解從埤雅

訓釋甫按箇

○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詩緝

婦嬖云：數

薄字有聊且無事而有事于此之意。○孔疏云：首章言采之
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始終也。○按采之
要得其子耳。○婦嬖云：此是王風解：共物同春相樂意，即

於賦事上見之，不可別添一語。○其子治產難出，陸璣疏

采采芣苢二章

孔疏云：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將取之。陸璣曰：舊說
掇拾其穗也。芣苢無取穗者，子之在地者拾之，未落者將之
也。古義又說文云：將，取易也。詩詁云：以指歷取也。同上

采采芣苢卒章

婦嬖云：結禱亦要想他無事自適之意，此將携歸之時，不宜
再言便于採擇意。

○南有喬木首章

漢廣

古義云：經文息字，當依韓詩作思。○按毛傳朱皆從改字，說見

大○又按宋興元府即漢中今隸陝西漢陽軍楚地今隸湖
廣永康軍蜀地今隸四川○李太白詩註云大堤漢水之堤
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
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必娼妓所居地也韻瑞○毛
傳云方沔也釋文云沔又作攄論語注云攄編竹木大曰棧
小曰攄○古義云泳以絕流橫渡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
言故屬永嚴祭云江水尤深濶于漢故漢止言不泳而江言
不可方○鄭箋云紂時淫風徧于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
王之教化○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
六句是反覆比興說陸聚岡講意云既興而又比是反覆詠
歎之約說婦孺云三章一意總是詠歎敬悅首章已有了下但
申嘆之耳○一說古義云今按此詩具見女慕貞潔男知禮
義以此歸本于文王之化漸被致然可耳未必江漢之俗有
淫亂之事大約因舊解漢有遊女為遊蕩之女故致此誤若
韓詩以為悅人也其意亦謂之子守禮之可悅耳不善會之
辭不以辭害義

翹：錯薪二章

名物疏云按朱傳楚荆屬蓋未即以為荆也考諸書皆謂楚
即荆訓索麻 荆有三種此楚乃作箠之荆非牡荆蔓荆也欽
按本草牡荆即楚也此間唯有紫荆樹未見有楚木鄭箋云

楚雜薪之中尤翹者

翹：錯薪卒章

爾雅蒿萋注云蒿萋萋蒿也疏引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欽按此蒿未審○毛傳云萋草之尤翹然○古義云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曰駒古者駕車兩服兩駟服必壯馬駟可用其次者

○遵彼汝墳首章

汝州今南陽舊屬楚蔡州即春秋之蔡今並隸河南潁州古揚州之域今隸南京之鳳陽○欽按枝曰條幹曰榦毛傳文

此似以既伐之枝幹而言故數物計曰條曰榦而曰枝幹也詩緝云親伐薪則庶人之妻也○孔疏云怒亂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亂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亂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亂怒是亂之意非亂之狀此連調亂為文故傳以為亂意調畫本輶古廣韻注云輶重載也○沈守正說通云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曰江漢次汝墳也說

遵彼汝墳二章

孔疏云不我遐棄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衆矣○柳媛云終遐棄不是恐君子二三其德而棄我恐在

外有疾病或羅王法耳鄭箋
已然

魴魚頰尾卒章

魴解從陸疏。按魴淡水魚也。此間江湖未聞有之。或云俗呼為大昆刺箇者。是魴之小者也。古人或以為魴。或以為鰮。誤遠。○朱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以事紂。蓋歸文王者六別。唯音竟冀屬紂耳。○鄭燮云。君子往役二年而歸。必寬容。顏憔悴。故以魴魚頰尾比之。○朱子曰。文王於民。飢寒疾苦。無不體恤。瞻之依之。如膝下一般。故曰孔邇。非地言也。○又曰。君奉詩言汝濱。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張南軒曰。玩此詩。則禹湯雖歷年。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威德為高。東方伯共商室繫民心。而繼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鈎按集傳一說。父母甚近。猶言有父母在也。

麟之趾首章

麟解從京房易傳。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陸疏云。麟不履生蟲。不踐生草。○古義云。于嗟麟兮。三章俱用此一句結。不用韻。○又云。所以知此詩為美文王之子者。以公子二字知之。文王時尚未王也。○問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與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鈎按註曰。麟性而不曰麟身。則非以身興文王后

妃以趾與公子也其趾之仁厚亦即謂麟性全體之仁厚耳故下句承之曰于嗟麟兮蓋起興者一而託興者二語類問者之言非本旨朱子且不管只據末句答去瑞應圖云麟王者嘉祥世堦雅云麟王者至仁則出蓋太平之符也

麟之定二章

定爾雅作頽郭注云謂頽也○爾雅翼云詩福麟之定蓋其闕有時則不妄闕矣淮南子麟麟開而日月融豈若羊之屬而定闕者也○玉藻子姓之冠也注云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

麟之角章章

漢終軍傳云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陸疏云

麟一角，端有肉，又說文云牡曰麒，牝曰麟，古義只存麒，右契春秋感精符皆言麒，雌一角，明海內之共一玉，堦雅引傳云麒似麟而無角，按爾雅曰驥如馬一角，不角者騏，然則麒从騏省，不角故也。○劉安成曰同高祖，其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圍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鄉媛云首言公子，繼言公姓，終言公族，以親疎為次序也。○謝靈運曰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間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後語 嚴華答曰應效應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一之二

漢石扶風古者岐周地今隸陝西鳳翔府

○維鵲有巢首章

鄭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欽按鵲訓加沙內地

未聞生此鳥○鳩訓法按諸鳩之總名也古義云直謂之

鳩者即雛也李時珍曰班鳩訓伊加縷伽今祝鳩皆鳩之大

而有斑者其小而無斑者曰佳同共鶴曰鷦音會經云拙者莫

如鳩巧者莫如鷦歐陽子曰鳩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于

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墜雛今鵲作巢甚

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古義○古義云



首章親迎之禮鄭箋云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兩象百
官之威疏義云百兩不過極其盛而言之諸侯迎送車數未
必如是之多古疑問云百兩之送迎總是重其禮不重其物
孔疏云家人謂父母家人也○朱子曰鳩之性靜專無比可
借以見夫人之德也張南軒曰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
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嬀嬀云鳩性拙宜享成
巢與女子賢宜享盛禮但百兩亦是常禮必女子之德足以
稱之而後見其宜無則虛矣○欽按關雎后妃有幽閑貞靜
之德而得之則琴瑟鐘鼓以樂之鵲巢夫人有專靜純一之
德而未嫁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是其相似處依廣源說

維鵲有巢二章

嬀嬀云居者猶一時之暫方之則為其所有矣古義云次章
同歸之禮

維鵲有巢率章

釋文云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兄弟女曰姪嬀女弟也公羊傳
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嬀從諸侯一聘九女胡
傳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
源也欽按朱傳鄭箋蓋自百兩中見出媵嬀之多以知鳩盈
之興意所及也○嬀嬀云成之兼送迎百兩言

○予以采芣首章

勝當
作媵

埤雅云蒿青而高繁白而繁爾雅云繁蒹蒿白蒿訓失盧葉

鹿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者所在有之今

俗謂之蓬蒿可以為道箋云豆蘆繁道是也又李時珍以萋

繁為一物而曰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繁以其易繁衍

也曰繁蒹蒿即今陸生艾蒿也辛薰不美曰繁由胡即水生

萋蒿也辛香而美曰繁之醜秋為蒿則通水陸二種而言謂

其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則皆呼為蒿矣曰蒹曰蕭曰菉皆

老蒿之通名象秋氣肅賴之氣○廣雅云沼池也圓曰池曲

曰沼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釋名云沚止也可以止息

其上孔疏云白蒿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築之示于

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徐光啓木帖云采繁之類

有必躬必親之意然非必自為之使人為之亦是自為之也

說○毛傳云之事祭事也劉長樂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

秋有事于太廟是也○埤雅云七月之詩曰春日遲遲采繁

祁之傳曰采繁所生蠶也今覆蠶種尚用蒿云

于以采繁二章

公桑蠶室見祭義疏云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

被之僮僮卒章

埤雅云前二章見躬親之必謹此一章見執事之有恪與終

事之不違○孔疏云小宰主婦被褐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

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也訓加又君子偕老疏云言編若今

假紒訓須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髻他

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名物疏云朱傳誤以

次為編矣○毛傳云僮：誅敬也非疏云誅懼而恭敬也劉

長樂曰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通解云夙夜一時事是昧

且時候木帖云天光向晨為夙昧晦未分為夜○公公所朱

子曰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傳云祁：舒遲去事有儀也

卿嬖云僮：祁：俱以被言蓋因被而見其人本誠敬之存

來○鄭箋云還歸者自廟歸其燕寢○祭義鄭注云祭畢思

念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陶：遂：相隨行也說方氏

曰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言思親之心運乎外○輔

廣源曰此章極言以形其誠敬之有終始也熟玩之如盡出

箇賢婦人未其意態精神皆可見

○嘒：草蟲首章

爾雅云草蟲負蟄毛傳云常羊也陸疏云大小長短如蝗奇

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錄按袁中郎畜促織文云又有一

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括亦捕養之南人謂之

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訓

太恩利也俗云幾利祇利浪此蟲之聲與擢螽共景則知其鳴在晝謂之

常羊則知其角似羊然則草負蟄即所謂紡線娘也○又按

阜螽釋者紛、詩緝云、負螽也、蟄也、即螽斯也、負蟄為草蟲、爾雅有明訓、阜螽為螽斯、今姑從之、蓋阜螽蟄、是釋蟲諸螽、總昌也、曰螽曰蟄、蓋通稱耳、○仲、訓從毛傳、謝疊山曰、心不寧也、○古義云、止、通作只、說文云、詩已辭也、○降下也、謝疊山曰、猶今人云、放下心也、○卿嬖云、通詩以未見君子而憂為主、草蟲、阜螽、蕨薇、一時所感、仲、悒、傷悲、一念所鍾、俱是變文成章、非轉深也、既見既覲、婦人預之詞、見其專一之至、○說約云、既見既覲、層疊致望之詞、不必有分、一說、卿嬖云、既見覲、其儀容、既覲有接、遇密邇、而亦字摹擬之詞、註中諸侯大夫、言諸侯之大夫也、故曰妻、○鉤、按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云云、而引此詩、第二章、今於降說夷三字、要發此意、疑問既云

陟彼南山二章

爾雅云、蕨、蕨也、訓至 坤雅云、初生無葉可食、陸疏云、狀如大雀拳足、又如人足之蹙也、故名蕨、釋文、俗云、初生者亦類蕨、脚、故曰蕨、爾雅翼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卿嬖云、登山是託言、采蕨、采蕨、不必實說、○戴侗曰、悒、憂結貌、古說文云、說解也

陟彼南山卒章

爾雅云、藜、月爾、訓法、奈至刺、昆俗呼為前買 郭注云、即藜藜也、似蕨可食、

李時珍曰：紫萁似蕨有花而味苦，謂之迷蕨。初生亦可食。爾雅謂之月爾。平蒼謂之紫蕨。郭璞曰：花繁曰爾。紫蕨拳曲繁盛，故有月爾之名。胡致堂曰：荆楚之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美野人呼為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即此蕨也。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安人。欽按：凡蕨有三焉，本詩毛傳云：薇菜也。正義引疏解之，則本草野豌豆藿也。此紫蕨，蓋從來俱有薇名也。又爾雅云：薇，垂水。注云：生於水邊。疏云：草生於水濱，而枝葉垂於水者，曰薇。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薇生水旁，葉似萍，蒸食，利人者是也。爾雅所謂薇，似為凡草生而垂水之稱。史記伯夷傳索隱云：薇，蕨也。未知夷齊所採果為紫蕨否。朱彥城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狀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國風之正也。

○子以采蘋首章

毛傳云：蘋，大萍也。爾雅翼云：萍，萍其伏者，蘋，葉正四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水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即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爾。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詩緝云：毛

傳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而乃用以供祭祀乎？欽按爾雅云：萍，萍。訓烏幾。其大者蘋。訓烏幾。奴奈法。郭氏注萍字下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注蘋字下云：詩云：于以采蘋。然則郭注自不誤。孔疏引來不辨大小，而朱傳從之，其襲誤也。似無可疑者。蘋花，今俗名未花。訓飛都。實板奈。以其過未時則翁縮也。○毛傳云：藻，聚藻也。訓廣。又陸疏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二藻皆可食，煮熟按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時珍曰：聚藻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連生，即水蘊也。俗名魚鰓草，又名牛尾蘊。○毛傳云：行潦，流潦也。古義云：行流也。潦，說文云：雨水大貌。又孟子河海之於行潦，在傳漢汗行潦之水。此行訓，殆然道上雨水汗穢，且無生藻之理。故此詩行潦，特解為流潦，則流行之雨潦爾。故羅願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橫陳於水，若自濯濯，若流水之中，隨波衍漾，莖葉條暢，尤為可喜。故采藻於行潦也。又說約云：按魯詩世學，情諸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懼其歲而褻也。故采行蘋，并藻以為菹藉，田亦不用糞，唯以香水燻柴，取其灰，襍麻豆壅之而已。此考禮者，所當知也。殊足廣異聞。紫，音紫，小犢也。亦見魯詩世學注。此此說。

未審何據然其言最有理但崇之為犢恐不然也○輔慶源曰此詩與采芣正相類但采芣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其奠于宗室而知之也○柳塘云通詩重有齊季女一句祭以齊為主而齊以貫始終為有其采而盛而湘而奠皆是敬之所寓但未明白說出至末明指之日誰主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也通詩要以大夫作主主婦相之如采芣之例

于以盛之二章

方曰篚圓曰筐曹氏曰皆竹器○釋文云錡三尺釜也○輔慶源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飾如此

于以奠之卒章

毛傳云奠置也說文云致祭也○宗室解亦毛傳孔疏云知非宗子之女自祭家廟者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于宗室乎○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奠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堂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儀禮少牢禮云主婦薦韭菹醢豆奠於筵前葵醢羸醢醢設于東

○蔽芾甘棠首章

古義云蔽說文一曰奄也芾說文云草木感顏今以蔽芾二

字連言。蓋陰翳茂盛之意。○爾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陸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淡而酢無味。俗云淡如杜是也。救荒本草云棠梨樹葉似蒼木。葉亦有團者。有三又葉者。葉邊皆有鋸齒。色頗黯白。開白花結棠梨。如小棟子。大味甘酸。花葉味微苦。按棠梨今俗呼為小林檣。○古義云勿者是憐。愛護而不傷之。故詞若相戒。思人愛物。與觀物思人。二意俱有。○羅廬陵曰伯長也。諸侯之長也。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皇甫謐曰勝殷後封北燕。留周佐政。食邑于召。輔成王。康王卒。謚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鄭箋云

芟草舍也。孔疏云周禮夏官教芟舍。注云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芟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芟舍。通解云召伯循行布政。而偶憩其下。不是舍甘棠之下布政也。○柳媛云註後字是去後。不可誤認作沒後。○說約云按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蔽芾甘棠二章奉章

詩緝云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埤雅云伐將以絕之也。敗殘之而已。拜屈之而已。言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毛傳云說舍也。一說疑問云說即解悅字為是。悅故芟于斯。憩于斯也。○輔廣源曰蘓氏謂

周公在內，迨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呂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最明者。此其說似可采，而詩傳不取者，蓋二南皆周公所集，其實皆所以明文王之德化也。

○厭浥行露首章

婦嬈云：夙夜字勿分，只是清晨晦明未分之時。○又云：通章以禮為主，首節是以禮自守，下二節以禮自伸。又云：不直言強暴而托言畏露，是其絕人之意。雖嚴而詞則婉，行文只以行露影講，方是賦體。通解云：註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言。

誰謂雀無角二章

說文云：穿通也。○詩緝云：謂猶言也。○釋名云：獄，確也。確實人之情偽也。○婦嬈云：誰謂何以，皆自人而言。雖連二句自述之詞，此正對強暴者橫詞，所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無其事而有其說者。○通解云：自訴猶自暴自，非訴於召伯。○古義云：韓詩外傳謂行露之女許家矣。然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則不肯往，以著其守貞之至，非謂全無媒妁也。

誰謂鼠無牙卒章

說文云：牙，牡齒也。徐鍇云：比于齒為牡。○亦帖云：先室家不足而後亦不從者，其辭婉，其志決也。

○羔羊之皮首章

孔疏云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毛傳云大夫羔裘以居說約云以羔裘為大夫燕居之服因下退食自公言也上下各兩句本開說或只言其裘不詳其地渾淪尤妙○純舊說毛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孔疏云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中胡新安曰縫之突兀謂之純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說約云羔裘以黑素絲英縫則最為分明○婦孺云妾蛇者不拘不肆蓋由其心無愧怍故衣冠舉動泰然如此○鉞按節儉正直四字出小序分貼衣服容貌者不是詩緝云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隱然可見矣義○婦孺云即私服無過飾則朝服之宜可知即公餘有端步則在公之節可知公羊之革二章牽章

說約云變凌言革取叶韻耳去其毛曰革裘無去毛之理也○通解云三章一意無淺深反覆咏嘆耳

○殷其雷首章

亦帖云殷其雷不動聲也雷本無定反有定君子有定反無定也說約云此詩反興之始也○婦孺云行無二三曰信無刻薄曰厚以平日為人言○輔慶源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

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殷其雷，二章率章。

孔疏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皆是。○疑間云：息，息也。處居處也，無大別，但首章云莫敢或違，次章復一敢字，三章復申一或字耳。

○標有梅首章

孔疏云：墮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在樹者七，其三始落，是梅始衰。說通云：梅初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如此。又云：求有選擇之意，庶者未定之詞，士者禮義之人也。卿嬖云：求我重在以禮上。○輔廣源曰：此女子自言其

心事之實而已，無隱情，無慝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

標有梅，二章，三章。

胡胤嘉曰：一時也，而七而三，而頃筐所畫，即年替爾。古○古

義云：謂者父母遣媒約通言，姑先定約，徐俟禮行也。○卿嬖云：三章皆一時，但懼之，意轉深而言愈切矣。

○嗟彼小星首章

卿嬖云：肅，就步趨上說，乃敬謹不怠意。宵往，兼夙夜往來，俱在暗中，故曰宵往。由夜見星而往，至夙見星而還，故曰夙夜在公。古義云：公之所也。古者王立六宮，正寢一，燕寢五，正寢為王后所專，而燕寢雖嬪御皆得入矣。諸侯之宮，半于天

子其御叙之制亦宜同也。○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上勤
逸不同自安于所賦之分便有美夫人意在內疑間云不獨
其夫人賢也衆妾於是乎不可及矣。○卿嬖云內則妻不在
妾御莫敢當夕謂避女君之御日也。朱傳引之鄭箋只不敢
專夜之意雖得進御不敢即安故必曰肅。曰宵往非以見
星往還為不敢當夕也。

嘒彼小星卒章

孔疏云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
御者抱衾而往三夜御者用之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
還

後語 呂氏長名大鈞字和叔次名大臨字與叔宋藍田人

○江有汜首章

江陵今荊州府漢陽見前安別今德安府復州今承天府沔
陽州並隸湖廣。○公羊何注云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
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卿嬖云此
媵臨行時大喜過望初疑之而後飲之故作此詩。○說約云
通解謂首一句興下四句照水泐復入於理亦通然據集傳
猶字乃字自是反興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別轉耳。○卿嬖云
不我以也豈終不我以哉口氣最要和平勿作怨聲方妙其
後即今日對前日下歸時言則日後

江石渚二章率章

卿嬖云慶則既迎而心得其所安無少遺恨意嘯歌頌上兩
頃來○一說疑問云以是用其人與是偕之行過則往其家
之謂也

後語 陳氏名傳良字君舉號止齋宋永嘉人或是陳鳥飛
未審○黃氏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沱
之媵妾凡為人子為人臣皆當以此詩為法

野有死麇首章

麇訓句 本草圖經云麇與樟類甚多麇其總名也李時珍曰
麇有香者麇也俗呼為香麇麇按麇不生內地今其皮自海

外來俗稱箇昆亮○茅訓 郭璞曰管屬訓加通志云茅類甚

多惟白茅擅名埤雅云茅體柔而理直又潔白故先王用之
以藉示以縮酒○包毛云裹也通作苞禮注疏解苞苴云苞

者以草包裹苴者以草藉器貯物義○卿嬖云春者天地交
感萬物資生之時故女懷婚姻之禮此亦情性之正○又云

取死麇尚包以白茅求貞女者乃誘不以禮蓋反興也劉涓
溪曰稱其人曰吉士厚也又愧之也○卿嬖云首二章興其

見誘以見貞女不當誘下述其拒誘者之詞皆美之也曰林
曰野曰危宛狀村落中光景以小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被

林化何以能然

林有樸檝二章

樸檝解從毛傳說亦同詩註云詩樸檝孔疏引爾雅檝樸
一名心訓法江河南次作柱出案小木通呼樸檝即非木名
孔疏引檝樸以為樸檝誤矣○純束詩緝云純聚而包束之
○輔慶源曰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
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也一說卿嬖云如
玉依註只以色言但言如玉便見貞潔當為人所珍重何以
誘為之卒章

悅孔疏云內則婦事舅姑左佩紵悅注云拭物之巾○說文

云尤犬之多毛者○卿嬖云通節一直說下要摹寫他緊切
嚴厲口氣方見凜然不可犯意首句是教他把禮義自度量
何非教他除之末也而無字正是拒絕他不得犯禮以相凌逼
之意

何彼穠矣首章

穠毛傳作禮云猶戎之也孔疏云以戎之者華形顏故重言
之古義云穠韓詩作戎字彙云戎之厚顏○爾雅云唐棣移
也郭注云今日移也似白楊訓法箇江東呼為夫移崔豹曰
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則大搖故名高飛又曰獨搖本草指遺
云扶移木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於及而後合

李時珍曰：移楊與白楊是同類二種，今南人通呼為白楊。欽按此木未審，詳小雅常棣篇。○卿嬖云：肅者，莊敬斂飭雍者，溫和平順。○又云：全詩以肅雍為主，興意見華則知木見車則知人，此說同而倒解之體。肅雍指人，不指車言，蓋王姬不可見，故借車以咏之，非因車以下人，亦非即車以當人也。○按此詩本以棣華感興，王姬車服之感，而易不二句，則意已一轉，就王姬能執道上說，言此王姬必其肅雍也。

何彼穠矣，二章卒章。○無名氏曰：詩人以此詩為賦也。○欽按次章首二句見桃李也，感李華也，盛桃李相映最其感也。○舊說毛傳也，孔疏云：文謚之正也，稱者則隨德不一，以

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書稱寧王也。

稱武王

○劉安成曰：

集傳疑齊侯為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

傳公祿甫之子，襄公弟

莊公十一年，即莊王十四年，以其姬妻桓公，莊

王乃平王曾孫，未知其姬為何王之女。又按齊襄公，莊王四年亦娶王姬，若以為此事，則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為僖公矣。○胡新安曰：以為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入召南之風，誠為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不免竊編之，雜耶？○卿嬖云：二章末章俱承王姬來，惟有肅雍之德，故見其分之昏稱，而情之昏合，桃李以分言，就未合時說也。平王二句平重，方見其稱，有孫以祖貴，子以父貴之意，絲論以情

言就已昏時說齊侯二句有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之意○古義云上章王嫁者故先言平王之孫尊王也此章王昏者言故言齊侯之子從夫也其辭正敵則其不驕元可知矣一說卿嬖云齊侯二句交互方見其合

○彼茁者葭首章

騶虞

爾雅云葭蘆郭注云葦也訓亞行葦篇之注云葦初生名葭稍大為蘆長成名葦○毛傳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陸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陳潛室曰毛傳云豕訓北曰豕恐壯字當作北○通解云一發五豕者古人之射

發矢必四一發得五必是間有疊雙之中也中必疊雙句見西都賦一說呂東萊曰一發五豕獸之多而取之詳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日田○卿嬖云葭肥蓬縱舉一物以見草木禽獸之感○疏義云此其仁心之此字其字皆指諸侯言○卿嬖云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註仁恩以樽節愛養言是上層語此處只寫一段草木禽獸自茁自蕃共囿于化光的景象便妙少着色相便非自然矣

彼茁者蓬卒章

埤雅云蓬訓余磨祗今按俗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商子曰古者觀浮木而知

為舟觀轉蓬而知為車食物本草云飛蓬子如灰藿菜子亦
可濟荒○訓每解從毛傳一歲為縱出周禮注爾雅云豕
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豨○劉安成曰此詩之應鵲巢亦
猶麟趾之終周南而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為喻
皆以于嗟為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
王之化而吟咏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
得無意乎

後語周南召南為正風說見序考○李廬陵曰鄉飲酒禮
諸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之共之飲酒
之禮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合樂
謂堂上歌瑟堂下鐘鼓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羣
臣燕飲酒之禮歌者亦與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自
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樂也○燕禮又有房中之樂李廬
陵曰與四方賓燕則有之○妾巷出曲禮注云街巷妾曲

未見... 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九

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180